

## 顽固的父亲也变了

我的老父亲今年八十五岁了。他以前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我爷爷是所谓的“革命烈士”，我奶奶当过妇女主任。父亲从小受这种家庭的影响，被中共毒害的非常深，整天一开口就是毛某某怎么说的，但是父亲为人很正直，总是努力要当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刚开始给他讲真相时，他不是瞪眼就是骂人，骂我不孝顺，每次我和他聊起法轮功时，家里就象打仗一样，他嗓门大的大街上都能听得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也在发生着变化，后来，我给他大法书，他在家也看起来，看完后跟我说：“真得好好炼，老师说大浪淘沙。”

他年轻时病很多，气管炎严重。这是家里的遗传病。他的一个亲弟弟、两个亲妹妹都因这病早逝，有的只活了四、五十岁，命长的也没活过六十岁。自从我炼法轮功之后，他的身体变好了，如今八十五岁了还天天干活，挑水浇园子。前一阵，还在起诉江泽民的起诉书上签了字，真是可喜可贺！

现在，我的两个女儿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我们一家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全家人活的轻松而快乐，我们成为非常幸福的一家人！

#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油画：公园胜景

作者：正扬

## 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4）

2016年6月2日

## 详细内容

庆祝第十七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 1

【庆祝 513】大动脉上的恶瘤五天消失 脑癌患者生还

【庆祝 513】忆沈阳学员 1998 年参加亚洲体育节开幕式

【庆祝 513】台北学员：修炼给了我健康、快乐的人生

【庆祝 513】邻居马大爷的转变

【庆祝 513】客房部班长：善待大法好事多

【庆祝 513】终成幸福一家

烟酒全戒了。她也跟着学大法了。可是九九年七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一时间谣言铺天盖地，比文革更甚。我媳妇怕的不行，开始阻止我炼功，还以离婚相威胁，又用绣花剪子割手腕，逼着我在她和法轮功之间做出选择。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我想只有自己做的更好，用行动来证实法轮大法是正确的。我更加关心她，家里的活能多做就多，在日常生活中，我经常穿插着给她讲真相，渐渐的 she 由反对我炼功到最后主动帮着我讲真相。

后来，媳妇腰痛不能翻身，吃了一个月的偏方也没见效，到医院做了手术之后，在床上躺了半年，自此以后，就不能干重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断的引导她炼功，费了很大的劲，真是费尽了口舌，她才开始学大法。自从炼功之后，她就再也没吃过药也没打过针，现在非常能干，干什么活都行。

媳妇会开车，她经常自己开车到外县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去进货，进货之后自己卖。有一次进货，人家多给了她一条裤子，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得给人家退回去。于是她跟发货的人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不能占你的便宜。”那人既震惊又感动，听明白真相之后，跟她要了师父的教功录像，说也要学法轮功。后来那人每次给我媳妇进货时，不写名字，都写“法轮功大姐”。

还有一次，一位商家把棉袄皮给多了，媳妇又给人家送了回去，告诉人家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要这不义之财。那个商家说：“上次我也给某某多发了四百多元钱的货，那个人也给我退回来了，他也是炼法轮功的。”媳妇就给他讲真相，给他护身符和真相资料，他全都要，不断地说：“炼功人真好！”

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法轮功学员讲诚信，有很多次，是媳妇自己把货点错了，误以为人家给少了，打电话告诉客户，客户从来不怀疑，每次都说：“没事，等下次来，给你补上。”媳妇发现是自己点错了再向人家认错。

很大，见面从来不说话。修炼一段时间后，思想境界提高了，就想炼功人不能有敌人啊，我应该放下这些仇恨，善待所有的人。于是，我找到合适的机会和那几家人说话，这样我们彼此的关系“解冻”了。直到现在我们相处得都很融洽。

我家附近有个针织厂，我以前就是靠贩卖针织下脚料赚钱，但是从厂子里购买的价格和市场价是一样的，为了赚钱，我就给过秤的人行贿，让他少计数，我好多装货，就这样，我从中挣了不少钱。修大法后，我用“真善忍”衡量，知道这样做不符合做好人的标准，损了大德了，于是我放弃了这个赚钱的买卖，改行上班，虽然挣得少，但心里踏实。

我有一块地离村有七八里远。那天，我赶着牛车拉着浇地的机器和好几袋水管子去浇地。那块地有二百五十米长，南北两头都有水井，因为北边那个井水旺，我就把机器卸到北边的井旁，然后铺浇地水管。

铺了大约一百七八十米了，远处来了一辆农用三轮车。那个司机为了抢井，直接把车开到北边的井旁，把底管插进井里去了。因为井的直径只有三十公分左右，只能插一根管子，他是外村人，这个井是我们村打的，按规定他是不能用的。刚开始我愣住了，转念一想，我是修炼人，不和他一般见识，既然他把这口井占了，我就用南边的井吧。就这样，我把管子收起来，用车拉到南头，又一节一节的把管子铺上，内心很平静。

一天我们去一个村弘扬大法，碰见一个年轻人，他诧异地问我：“你也炼法轮功？”我说：“是啊！”他笑了，他说：“那天我去浇地，我知道自己理亏，料定你一定会和我干一仗，所以，我做好了打架的准备，没想到……”我笑了，原来是他！我告诉他因为我修了大法才这样做的。他开心的笑起来，连忙说：“法轮功是好！是好！是好！”

### 大法改变了媳妇

媳妇看我炼功后不只是身体好，道德素质也提高了很多，

## 大动脉上的恶瘤五天消失 脑癌患者生还

文：大陆大法弟子 静心

我今年五十八岁，是个家庭妇女，九七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功。

我的丈夫不修炼。二零零五年初他突然查出患肺癌且脑转移，头部的瘤子压迫神经，使他半边身体不能动弹。

前后辗转几个大小医院，检查、确诊、治疗，最后去了全国有名的肿瘤医院。检查后主治医师说：因为瘤子长在了大动脉血管上，不能手术，也不能化疗。因一旦瘤子缩小，造成大动脉出血抢救都来不及，只能保守治疗。

丈夫不住的咳嗽，头疼痛难忍，必须用杜冷丁缓解，有时疼得他就想撞墙一死了之。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哭着哀求我们说：“快给我点药吃让我死了吧，这不是人受的罪呀！”儿女们哭作一团。当天傍晚，就在他猛咳之后吐血了。大夫给他止住血后下了病危通知书，随后告诉我只能用小剂量的化疗药试试看，不然病人就不能活着回家了。

头部的疼痛虽缓解了，可他总是咳血。大夫又一次下了病危通知单，建议回家准备后事。

前后几个医院一折腾，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好几万元的债。这种病现代医学也无能为力呀，只好回家等死。

回家以后，我每天除给他打吗啡止痛就是以泪洗面，看他一天不如一天的在死亡线上煎熬着，心里明白他如今走到这一步是有原因的。

以前我曾多次劝他学法炼功。他知道大法好，因为我修炼以后身体上的各种疾病都不治而愈，个性变得容忍谦让，心情愉悦。可他家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改成了富农，共产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亲历过，深知共产党整人的残忍，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凶恶和残暴，他更是怕得厉害，而且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他吓得把我的大法书和



师父法像都烧了。这是导致他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缘由。

他对大法犯下了大罪，但这不是他的本性，是被共产党吓的失去理性。大法与师父是慈悲的，只要他一旦明白，诚心认罪，师父会救他的。

我静下心来郑重地对他说：“咱人的路走到头了，无路可走了，那咱走神的路吧。从现在起听师父讲法，相信师父和大法，师父一定会管你的。”他点了点头，我给他拿来一个小录音机，让他听师父在广州讲法。

听到第三天，他说他的头不疼了；第四天自己能坐起来了；第五天能下地了。

就在第五天的当天夜里十二点多钟，他突然大口大口吐起血来，黑黑的，还有大块大块的血块。孩子们吓得一边哭一边用餐巾纸一捧一捧的往地上的盆里扔，床上、地上、枕头上全是血……

我却因感激师父而流泪了——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哪！我稳住孩子们说：“都不要哭，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孩子们一遍接一遍的念……

到两点多钟的时候丈夫吐血止住了。由于大量的吐血使他喘不上气来，憋的汗珠一串串从脸上往下淌，孩子叫来救护车，把他拉到医院。这时已是四点多钟。就在护士刚刚整理好监护仪器时，只见丈夫的呼吸平稳了，气色缓了上来。

第二天给他输液。护士在他的两只手甚至两只脚上都扎遍了，可扎哪儿哪儿漏药，护士觉得奇怪。这时丈夫忽然想起了师父讲的那段法：“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哧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哟，我是炼功人哪，我不打针了。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1]他也明白了，说：“我病好了，不扎针了！”而且坚决要求出院。

出院之前医生又给他做了各项检查。当科室主任和主治医师拿着照的片子和检查报告后目瞪口呆：头上的瘤子没有了，

## 终成幸福一家

文：山东大法弟子 言明

我是山东人，九七年冬开始学习法轮功。我师父两次救了我的命，使我能在大法修炼中坚定的走到今天。我们全家也走出了风雨，成为一个幸福之家。

### 两次逃过生死劫

那是我刚刚修炼不久的事。女儿降生了，媳妇正在坐月子。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突然感觉全身动不了了，想喊却喊不出声音，我意识到自己可能煤烟中毒了。这时我拼命挣扎着往起坐，想把熟睡中的媳妇叫醒，但无济于事。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李洪志师父，于是我在心里喊：“师父救我！”这念头一闪，我“唵！”的一下就坐了起来，连忙打开灯，这才看清满屋子的煤烟，我迅速打开窗户，把媳妇叫醒了。是师父救了我们一家三口啊！

第二年春天，我扯着二百米长的电线到菜园里去浇菜，浇的差不多了，我喊媳妇回家断电，估摸着时间她应该把电给断了，我就开始往回缠电线，突然一股强大的电流把我电的全身剧烈抖动，我口里大喊着：“啊——啊——”，这时在我前面正好有一口井，直径六七十公分，这电流把我从井北边瞬间打到井南边，然后就跳闸了。

我检查了一下，发现自己没受到任何伤害，连皮肤都没有被电击的迹象。

媳妇没给我拔电源，差点要了我的命，刚要发火，突然想到师父讲的法理，就转怒为喜，笑着走进了家门。试想如果没有师父保护，我被打进井里是什么后果？即使没进井，也得被电死或重伤，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

### 大法让我重德行善

从我父亲那一辈开始，我们家族和村里四、五家村民矛盾

“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一次，小丽家的居民楼里一连好几家都被盗，只有她家的没被盗。她上班后第一时间就告诉我这件事情，并说，自从和我在一起，啥事都顺利。

小丽和她丈夫是工薪家庭，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为了培养孩子，她让儿子从小就学画画。画画可是个费钱的事，要买画笔、画纸，还要交高额的学费。小丽为了培养孩子，省吃俭用，给孩子攒钱学画画。为这事她丈夫经常跟她吵架，说她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看看自己啥家庭。但小丽为了孩子，还是忍气吞声地坚持着。为了让孩子学画画，小丽有时还背着丈夫借钱。几年下来，家里不但一点积蓄也没有，还有外债。

可是孩子很争气，高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术学院。一家人都挺高兴。可高兴之余又为学费犯了愁，小丽想，就是借钱也要让孩子把学业完成。就这样小丽东挪西借，给孩子交上第一学期的学费。入学没几天，好消息传来，因小丽的儿子成绩优秀，人品又好，被学校聘为可以赚工资的小老师，就是上学期间有工资了，这样她儿子不仅为自己解决了上学期间的一切费用，还能节省下一些钱填补家里。小丽高兴地对我说：“自从我相信法轮大法，尽是好事，好像啥事都有人帮助。”我说：“这是你相信大法、善待大法，天赐你的洪福。”小丽说：“可见你告诉我的——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这句话一点不差。”

我们单位改制后，所有职工都下了岗，可小丽在原单位职工只返聘二人的情况下，被新的接管单位返聘回去了。真是好事连连。小丽发自心底对我说：“我这是沾了你的光，沾了法轮功的光了。”我说：“这是因为你善良，是你自己选择了善待大法。不管是谁善待大法，都会得到福报的。”

小丽的好事还有很多很多，愿更多的父老乡亲也能象小丽一样善待大法，福报连连。

肺部是空的，大动脉血管就在那悬着，简直不可思议！

只有我们家人知道，师父都给他拿掉了！

回家以后丈夫坚持学法炼功，不久虚弱的身体越来越好，气色红润，因化疗掉光的头发长出来了。直到现在七十六岁的他身强体壮，冬天开车做买卖，夏天还种了七、八亩地，每天乐呵呵的，逢人就讲：“我的病是炼法轮功好的，我的命是李老师给的，法轮功是正的，可不要相信电视上说的，那都是骗人的。”

他让许多人亲眼看到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超常。

我们一家每天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幸福美满，欢乐祥和。用天高地厚都无法表达大法师父对我家的恩德。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 忆沈阳学员 1998 年参加亚洲体育节开幕式

文：沈阳大法弟子





每当看到珍藏了十几年的这几十张大法洪传时的照片，总是激动不已。昔日大法洪传的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特别是一九九八年八月参加亚洲体育节开幕式的经历，更是终生难忘。

一九九八年八月，在沈阳准备举办亚洲体育节。体育节由亚洲体育联合会主办、沈阳市政府承办，旨在推广、弘扬东方古老而神奇的气功健身方法。并将于八月二十日上午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举行开幕式。我们法轮功学员都十分渴望能参加亚洲体育节开幕式，以展示大法的美好。

体育节前几个月，其它功法都已经得到了大会组委会的邀请函，而我们法轮功一直没有接到。市辅导站的同修去市体委多次联系都没有结果。因为辅导站的同修都是在职员工，没有更多时间去市体委联系，所以就委托了一位退休的老年学员经常去市体委沟通此事。他们总是说再等一等，或者说是上面定的，他们说了不算。各炼功点的学员看到其它功派都在紧锣密鼓的彩排，都很着急。当时了解情况的同修心里十分清楚，表面上是让不让法轮功参加，实质上是一场正邪之战。那时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打压已经秘密的开始了。从一九九七年起，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警察在全国进行秘密调查，搜集罪证欲构陷法轮功，企图寻机取缔。直到全国各地公安局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秘密调查才告一段落。这些调查没有找到法轮功的任何问题，当然也找不到任何问题。他们还要求市、区辅导站将成员名单报到市体委备案。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就是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就都如实的上报了名单。当时我们已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法轮功学员诚实的上报材料成为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把柄。显然它们是早有预谋的。

然而，是否让我们参加开幕式却一拖再拖，拖而不决。从

关系。”政法委的人说：“她归你们单位管。”小丽说：“我们单位归政府管，你找政府要去。”就这样，小丽在她的职权内，用她的良知，既保护了她身边的大法弟子，又抵制了不法人员借迫害法轮功对单位的敲诈勒索。

天安门自焚伪案出台后，小丽一度信以为真，对自焚的人很不理解。我对她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编导出来的。”她听了很气愤地说：“不可能，电视台怎能造假？”我就给她说了几个疑点：1、刘思影气管割开能唱歌；2、烧伤病人不隔离；3、记者怎么赶到的那么及时；4、天安门前的摄像头是固定的，可那个摄像镜头却是移动的，并且是跟踪拍摄的；5、警察巡逻怎么能带那么多的灭火器，这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是什么？小丽听后沉默了好久，然后说：“太可怕了，一个代表政府的中央电视台能这么干，太可怕了。”我说：“因为你太善良了，有些人就是利用百姓的善良欺骗着善良的百姓。他们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手段给法轮功造谣，诬陷法轮功的。你说用这种方法能让人心服吗？我又不傻，假如法轮功真象他们说的那样，不用他们说，我自己就不炼了。”从此，小丽更加认同法轮大法，并在公开场合多次为法轮功说公道话。

我们单位是县政府宾馆。二零零四年，单位改革，职工一律下岗。小丽在和接管单位清点物品时，有很多县领导在场，她指着一摞脸盆对接管单位负责人说：“看，这唯一剩下的一摞脸盆，是我们单位炼法轮功的谁谁谁的，别人都拿家去了，只有她的留在那里。”在场的人都不做声。小丽不但从心里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还能处处维护法轮功，从而使她以及家庭，得到了更多的福报。

一次，小丽在用热水瓶倒水时，不料热水瓶突然爆炸，一暖瓶滚烫的开水全部烫在她的脚上。当时她急忙脱下袜子，一看皮都粘在袜子上了，被袜子带下来了。可到了中午，小丽的脚却完好如初了，一点没有烫过的样子。小丽高兴地连连说：

他们说的那样，你也知道我以前身体很不好，炼法轮功以后什么病都没了。再说我在单位是啥样人，你也知道。就拿你来说吧，咱俩是好朋友，我困难时你帮助过我，现在你有难了，我在一边袖手旁观，那我是什么人呢？你还能认我这个朋友吗？”她说：“倒也是那么回事，但你这代价也太大了。”从此以后，我经常给小丽讲法轮功真相，讲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人的道理，她逐渐的了解了法轮功，也很认同法轮功讲的做人道理，并多次在暗中帮助我。

那时喉舌媒体对法轮功造谣的谎言铺天盖地，为了向世人讲清法轮功被诬陷的事实真相，我们就向人们发放真相资料。那时我们地区的资料都是大法弟子冒着危险从外地运来的。每次资料送到我这，小丽都装作没看见，并默许我抽时间把资料送出去。一次，同修把资料送来后，我正在想怎么把资料送出去，这时小丽急忙走到我跟前，小声说：“这几天有人监视你，你目标太大，你别动，你告诉我把资料送给谁，我帮你送出去。”我就告诉小丽把资料送到一个她认识的大法弟子那里。那时我深为小丽的善举所感动，我噙着泪在心里说：小丽，你的善行一定会给你带来福报的。不久，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小丽被提升为客房部副经理。

还有一次，政法委的人打电话要我们单位配合他们，把我弄到洗脑班去。小丽问：“为啥送到洗脑班？”政法委的人说：“她炼法轮功。”小丽说：“她在单位不炼，在家炼我们管不着。”政法委的人又说：“如果不把她送到洗脑班，单位必须交五千元钱押金。”我们单位也没理睬。过了几天。政法委的人到我们单位大吃了一顿，吃完打个白条就走人。我们单位清账时，由小丽带人到政法委去要钱。政法委的人说：“我们不欠你们钱，你们还欠我们钱呢。”小丽问：“我们欠你们啥钱？”政法委的人说：“你们单位谁谁谁炼法轮功，欠我们押金钱还没给呢。”小丽说：“她炼法轮功是个人行为，和我们单位没

中看出，江泽民流氓集团是有意压制法轮功，所以才迟迟不批准我们参加的。

### 一、坚持不懈 终得展示机会

一九九八年法轮大法已像春风传遍大江南北，使亿万人心受益。虽然沈阳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员参加过师父在外地的传法班，可是经过人传人、心传心的口耳相传，数万人得法。炼功人数滚雪球似的增加，炼功点已有二百多个。

在等待通知这段时间里，大家并没有气馁、没有抱怨，更没有放弃。全市同修通过各种渠道向各级相关领导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人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按照真、善、忍要求去做一个好人，无私的人。

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样，去市体委与他们交流，我利用午休时间，敲开市体委一个办公室的门，正巧遇到一位处长。得知他即将退休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我就跟他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佛家气功，有四套动功，一套静功，非常好。我虽然比你年轻，但我原来是一个老病号，一年得住一两次院，花万八千的医药费。我有十几种慢性病，腰都弯了。严重时，上下楼得人背。你看我现在浑身一身轻，一天骑车将近几十公里也不觉得累。他看我现在的样子，立刻对法轮功认可了。表示也想要了解了解，有机会炼炼。我几天后就将珍藏的一本《转法轮》给他送去，他很感动，连连说谢谢！

很多学员不仅向领导反映情况，还自发的去弘扬大法。当时沈阳六万多法学员，很多学员都利用业余时间到公园、广场、街头空地集体炼功、悬挂介绍法轮功的展板、横幅。每当清晨、傍晚或者休息日，沈阳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悠扬的法轮功炼功音乐声。在各炼功点，学员将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大法展现的神奇与各界人士交流，因此得法炼功的人络绎不绝。我保存的市体委领导检查群众性体育活动时，在炼功点与法轮



功学员的合影就是历史的见证。

为了迎接亚洲体育节召开，经过市体委批准，法轮功学员们在辽宁工业展览馆广场举行了一次万人晨炼，这也是一次大型弘法活动。学员们还向各区体委弘法。在沈阳市皇姑区体育场，几千名皇姑区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炼功后皇姑区体委的代表还讲了话，法轮功学员代表向体委赠送了《转法轮》等大法书籍。



通过学员们不懈的向相关各级领导如实的反映情况，和大量的洪法活动，使得当地民众以及各级相关领导对法轮功普遍有了正面的认识。是法轮功学员的真诚和坚持不懈打动了他们。有些对法轮功有过误解的领导也转变了认识，当时有的领导在私下里说：法轮功这么大的炼功团体，这么正，不让参加也是说不过去的。一些对法轮功有正面认识的领导纷纷帮助法轮功向上级反映情况，为法轮功能够获得参加开幕式资格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 二、仅仅排练五天 现场效果超乎想象

我干什么工作我都任劳任怨。出于对我的信任，每届领导都让我收款。当时，有些客人住宿不用开收据。如果不开收据，那笔钱在账面上就显不出来，那钱就可以归为己有。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我知道那样做是不道德的，我没有那样做。是凡遇上这样的顾客，我依然把收据照常开好，然后把客人不要的收据联撕掉。

法轮大法遭到迫害后，我想用我的行动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让周围的人看看大法弟子都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开始把客人不要的收据都攒起来，仅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攒了五千五百多元。这对工薪阶层的人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这些同事小丽都看在眼里。小丽经常对我说：“以后我下岗做买卖，我就和你做，你就给我管钱，我姐妹我都信不着，我就信着你了。你们炼法轮功的，人品太好了。”小丽和我接触时间长了，她也在逐渐地发生着变化。

一次小丽上街，在地摊那买了一双袜子，当时她把找回来的零钱揣在兜里就回家了。到家一看，发现多找给她五元钱。她想摆地摊的人多不容易呀，一双袜子才赚几个钱，多找给我五元钱，她这一天就白干了。于是小丽就赶紧返回去，可是那个人却不在，她一连去了三趟，才碰到那个人。那个人听说小丽为五元钱找了她三趟，就说：“你是炼法轮功的吧？”小丽说：“我不是，可我身边有个炼法轮功的，她告诉我遇事要替别人着想。”

一九九九年七月，法轮大法遭迫害。我决定上北京为大法鸣冤。当时北京的环境恐怖极了，警察便衣到处都是，信访办根本不接待上访人员，只要是上访的都被抓走，然后非法拘留，我也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小丽知道后非常难过。当我从拘留所回来后，她抱着我哭着说：“你咋那么傻，国家都已经决定不让炼了，你还上北京上访，那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我说：“因为我是学法轮功的，我才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法轮功不像



又过了几天，又不知是谁往马大爷墙那边扔了一些破瓶烂罐，马大爷误认为是我扔的，就一股脑儿的全撒到我家院子里了。这次我一点也没动心，捡巴捡巴都扔到北门外了。我想：我还是需要和马大爷沟通一下，一个修大法的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有什么不能忍的呢？我上前和马大爷搭话，他把头转过去不理我，我还是乐呵呵的：“大爷您别生气，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您尽管说，我都会改正，正像你那天说的，我是修‘真善忍’的，所以我就应该做好，您说的真的非常的对。”他一听马上把脸转过来，直瞪瞪地看着我。

“还有，大爷，昨天扔到我家院里的那些破瓶子我把它扔到北门外了。”我没说是他扔到我家的，“不过没关系，我会做好的，请你相信我。”他很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也是这年，我们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的家人上访讨公道，又被绑架、关进劳教所。同修们开始征签，希望得到更多世人的声援，无条件释放她们母女。当我来到马大爷家，他二话没说就签了字，并诚恳地劝我：“你也别太着急上火，法轮功一定会胜利的。因为你们都是好人，自古以来邪不压正！”

## 客房部班长：善待大法好事多

文：大陆大法弟子小琪

我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修炼以来，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替别人着想，使我不但自身受益，就连我身边的同事小丽，也受益匪浅。

小丽和我在东北某地一宾馆工作，她是客房部班长，我在前台收款。通过我讲真相以及看到我的为人处世，小丽从不了解法轮功到了解，再到认同、支持法轮功，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因此，她好事不断，福报连连。

我们是服务行业，每天面对南来北往的客人，无论领导让

在师父的加持下，经过学员不懈的努力，在开幕式前五天的，我们终于接到了组委会批准法轮功参加开幕式的正式通知并让法轮功学员参加入场式，组成仪仗队进行队列表演。

组委会给了我们一千五百张参加亚洲体育节开幕式的门票。尽管票少，许多学员无法参加，可大家还是很兴奋。作为法轮功整体我们终于可以参加这万人瞩目的开幕式了。大家都没有组织过这么大型的活动，时间又非常紧，准备时间仅仅五天，每位在场学员都希望尽己所能办好这次活动，大家想出很多办法。

我当时想，如果我们就这么坐在观礼台上观看，那也体现不出来我们是法轮功修炼者啊，如果能排成字，那远处一眼就看出来了。于是我就提议：“我们穿黄、白两色的服装，编排成字，这样观众就可以知道我们是法轮功团体。我们既是观众又是表演者。”我的提议得到了学员们的一致认可。事后市辅导站的学员说，其实他们一年前就有这样的想法。那时也是参加一次大型活动，但市体委不允许法轮功打旗、不允许有任何功派标志，大家留下了很大的遗憾，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了！那时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要把大法的威德、大法的美好用我们参加体育节开幕式的形像展现给世人。

大会组委会要求每个功派买两个彩色带有标语的气球。具体金额我现已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一、两千元。当时大家一致提出不能让炼功点的学员出这个钱，由我们负责筹备的辅导员自己出。因为师父曾多次对辅导站有过要求，不存钱，不存物，义务为大家服务。于是辅导站的学员们自己凑了点钱，交了上去。

参加入场式准备工作分两部份进行：一部份组织参加入场式的仪仗队训练，另一部份组织观礼台的1500名法轮功学员座位的编排。那天大家研究到深夜。当时我们大部分学员都要上班，就只能利用早晚的时间进行准备。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与另一位年轻同修到市体育场进行现场勘查。到那一看，位置不理想，留给法轮功的看台十分窄小，想排下“法轮大法好”五个字有困难。我们商量无论如何也得把“法轮功”三个字排上。于是同修回家后用电脑排版，计算好人数，成功的制作出一张编排有“法轮功”三个字的模板。然后大家把这张模板分开，把“法”字分给铁西和皇姑区，“轮”字分给沈河区，“功”字分给大东区。一切都是随机的，大家都主动的去做该做的工作。

集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以滑翔炼功点为主，由铁西区和平和的部分学员组成了方队。他们当中有年过花甲的师级干部，还有当年双侧股骨头坏死、如今跑跳自如的中年人刘菊仙。绝大多数人，没受过训练。在几位转业干部带领下，利用早晚休息时间，挥汗如雨坚持训练。大家没感觉到苦，也没感觉到累，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服装也是临时赶制的。

开幕式前一天早上，全市参加开幕式的学员在省体育馆集合，进行编字“彩排”。由于时间紧，大家还要赶着去上班。连高矮个都没排，只能是根据大家临时排好的队，把同修买来的黄、白两色T恤和帽子发给了学员（事后收了衣服钱）。

排练结束后，我们几个人在体育馆东门外研究排字效果。指挥的学员说，站在台阶上看“法轮功”三个字并不明显。一听这话，我说：“能不能每个人手里拿一个翻板，这样面积就变大了，字体就明显了。”有人担心只有一天时间，怕做不完。但我还是坚持认为能行，没问题。我的建议得到了一位临时加入筹划的年轻女学员的支持，她说：“我去准备！我去买纸，买胶棒，一天肯定做成。”我说：“那我出钱！”她说：“这点钱，不用你，我出！”这样得到了市辅导站的认可。还有学员主动提供了纸板。当天晚上我去那位年轻女学员家，一看，二百九十个红、蓝两色的翻板已经都做好了！还有几张备份的。她欢喜的拿着剩下纸条做的两束彩带向我挥舞说：“你看，这

兰大法会讲法》

## 邻居马大爷的转变

文：大陆大法弟子

二零一二年，我家买了房子。搬家的第二天，我到墙外倒垃圾，邻居马大爷冲过来，大喊大叫：“你往哪倒呢？”我说：“大家不都往这倒吗？我才搬来三天，这已经倒成山了，是我倒的吗？况且这墙外又不是你家的。”他说：“别人倒我不管，我就管你，你不是修‘真善忍’的吗？”我说：“因为我修‘真善忍’就来欺负我吗？”

前后院邻居也都围上来说：“先前这家养牛，牛粪都堆成山了，他也不敢吱一声，他就欺负你老实。”我站在那心里气得够呛，眼睛盯着马大爷，他还是一个劲儿的喊：“从今天开始，我天天看着你，你往这倒，我就往你家炕头倒。”我刚想上去和他理论，丈夫赶忙把我拽住：“你是怎么修的？平时好像修的挺好，到过关时就忘了。你听人家大爷说谁都不管就管你，因为你是修‘真善忍’的，那不是师父利用他的嘴说你吗？你还不悟。”

我静下心来想想，他说的对，那么多围观的人，这不是给我一次提高的机会吗？我天天告诉人家真善忍好，那不是嘴上说的，做到才是修。我一下就明白了，拿着大塑料水缸，把附近垃圾收了三大缸，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用炉子点着，垃圾很脏，烧得屋里什么味儿都有。丈夫说：你这人，要说你好你也不用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把屋里烧得这味儿。

回头我到食杂店买东西，正好刚才看热闹的人都在，店主说：“哎呀，我可真佩服你，刚才还想看看热闹，我看老马头那么凶，你也不是好惹的，肯定得干起来。没想到你不但没跟他吵，还把别人倒的都收拾了，我真佩服你，你才是真正的法轮功。”



梯子，把珠子全挂完，我的脚刚一踏到地板，往前走了两步，这重量达三十至四十公斤重的水晶灯，在我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从高处突然应声落地，发出巨响。当时四下无人，有一个年轻女士从远处走来，她惊呆了，发出尖叫声。我回头一看，那灯扎扎实实地插在地板上不倒，只差一步，我脑袋准开花。当时心里没有怕。事后一想，我领悟到师父保护我。

大约是三年前，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从大腿后面有股力量，开始是小小的痛，约隔半小时后，它越来越痛，并且往上升。紧接着升到后腰，没隔多久，升到左肺旁边。第二天疼到受不了，因为在上班，我心里跟师父说，让这业力下班再来吧。没隔多久疼痛消失了。到了下班前半小时，果然又开始痛。第二天，我只好休假。

早上六点，我从《转法轮》第一讲开始读，痛仍在持续着，感到有刺、涨、紧、顶，各种状况都来。我不理它，专心读法。那时刚好是冬天，可是外头出着太阳，我坐在院子读，对面周围邻居都开窗看我是不是病了。我持续读，读到吃午饭，草草吃饭，休息了一下，下午我继续读。到下午四点时，我读到第六讲，我的痛已经慢慢淡化，不再象早上那般的激烈的痛。到了晚上吃完晚饭，我继续读，读到第八讲时，我的痛完全消失了。从此，我对读法又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只要读法，身体就会改变。

我走修炼路十多年了，我从不晓得我自己有这么大的耐性。我除了上班，就是发彩信讲真相，学法炼功。师父讲：“多学法，多学法。”[1]我觉得多学法，关难就少，多学法，关难来时，才会过的好，过的快。

我感到我很幸运，修炼了法轮功，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快乐的人生。我从内心感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

是给指挥做的。”此情此景，我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她那无私的付出、辛勤的努力深深地打动了我。

开幕式当天，上午九时开幕式正式开始。二十五个功法代表队入场，并进行了功法表演。由六十八名穿着金黄色的炼功服的大法学员组成的方队，在四名法轮功旗手先导下，迈着坚实而又轻盈的步伐经过大会主席台。在众多的功派代表队中法轮功的方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表演了舒缓优美的动功。退场后回到看台上，又接着表演了静功。



开幕式上，无论是学员代表方队还是看台的学员排字方队，都表现出修炼人特有的风采。仅有短短的五天时间，超过其它功派几个月的预先准备和排练效果。

### 三、小看台展现法轮功的风采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日，对于我们参加开幕式的大法学员



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为了更稳妥，保证排字效果，早上五点多钟我们就穿戴整齐在体育场东门集合，等待入场。七点半入场后，学员们按黄、白两色衣服排好的队型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坐下，并把红、蓝两色的翻板发给了穿黄色服装的学员，由于没有排练，大家个子高矮不一，字面显示不整齐。发现问题后，同修们主动配合，赶紧自觉的调整，个高的缩一缩，个矮的伸一伸，将翻板字面排放整齐。在前面负责指挥的学员没有经验，也没有扩音设备，有的学员就毛遂自荐去协助指挥。因为我有工作人员证，可以自由上下楼，我就进到场地中央去看效果。在阳光下，“法轮功”三个大字显得格外夺目、金光闪闪，红、蓝两色变化威严壮观，而且红蓝两色的翻板在黄色衣服的衬托下，从远处看字体出现了立体效果。我当时感到很吃惊，翻板一次都没有排练过，动作竟然这么一致。我心里特别激动，眼泪都流了出来，大法真是无所不能啊！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个女学员对我说，她一进入到会场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到能量场非常强。



这时我才想到我半生的痼疾师父帮我拿掉了。

在重新炼功的第二个月，我回到炼功点炼功。没隔多久，有一天，辅导员说，他下礼拜要去美国开法会，录音机由我拿，别人也会来炼功，嘱咐我不能迟到。我就这样，每天早上四点多赶到公园放炼功音乐。那是冬天寒流的早晨，天亮的很晚，当我盘腿时，很快静了下来。约半小时，开始腿疼，我好想把腿放下来。可是我却手脚不能动，我冥冥中感觉我的左腿好像被粗的铁链锁了起来，但内心龇牙咧嘴痛的无法言表。一个礼拜后，辅导员回来了。我发现我可以盘腿一个小时了，而后的疼痛时间非常的短暂，但当我有大痛时，我就想是不是前一天行为有了偏差，赶快回头向内找。

三个月过了，一天我上班时，有一个其它部门的主管主动对我微笑，我当时好惊讶，因为打我进这家公司时，他对我有些意见，想解释也不知从何说起。他看我就是不顺眼，我就任由放着。从此我发现我和同事的矛盾、隔阂少了很多。

我只要有空，我就听法，每逢休假或我出去办事，我都把师父的录音放在耳边，边走边听，多学法改变了我焦躁的恶习。以往我做事就是讲效率，快。别人慢一点，就发脾气，不然后也要唠叨上他两句。现在在工作岗位上，我处处想怎么样做到符合真、善、忍，因此，排班别人先排，重工作我先做。

差不多隔了三年后，老同事纷纷的离开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吃重的劳力工作，薪资也不优厚，人员流动的很快。每当旧厂商看到我时，都惊讶说：“你还在啊！”随着年轻人员进入，我发现我的体力并没有随着年龄下降，我一样可以和二、三十岁的小伙伴一起工作。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给我好的身体，鼓励我好好修炼。

但在五年前，有一天，我部门要挂一支水晶灯。我的同事先把主线条挂上了，这时候，突然有人叫他，也没交接就离开了。他只告诉我他挂好了，让我就继续往下执行。但当我登上

腿的痛，一周后，我就不去了。这样一放一年过去了。

可是师父没放弃我，有一天，在我工作场所里来了一位年轻女士，她无意中跟人家说她炼法轮功。她皮肤亮亮的，我马上跑去请教她：“炼功一定要盘一小时吗？我盘不久耶！”她说：“没人要一开始盘一小时，忍不住，要放下来啊，但要多读法。”她大概的讲了一下后，离开了。这时候我开始想，好吧，那我回家再试试。

回家后，我上网一口气看完了师父九讲的讲法录像。当看录像时，我的肚脐下、丹田那就有明显的感觉。时而钻，时而有翻滚拧扭。这样的感觉连续了半个多月。当看完讲法录像的第二天早上，老婆准备了一盘早餐包子，我顺手拿起来吃。不知怎么的，我一个接一个，吃了十来个，我从来胃口没那么好过。妻子也吓了一跳，说：“你是多久没吃东西了，你胃口怎么这么好？”我也说不出原因，只觉得胃口很好。我从师父讲法中知道，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胃口大开。

又隔了一个星期后有一天，我半夜起来，就觉得恶心头痛，我心想，我老毛病又犯了，清晨，我请老婆开车带我去上班。走到半路上，我紧急请她开在路边，我赶紧找个水沟盖一阵大吐，吐出全是绿色的脓块。到了公司，虽然有点累，可是却非常的轻松。又隔了一周后，有一天中午，我在房间炼功，炼第二套功法时，就突然闻到一股浓浓的抗生素的药味，我想到这是师父在从根上给我调整身体，师父把他的功打到那个病灶处，那个药味崩出来了。我想起过去吃过不少治喘药和得伤寒打的药，也都是抗生素药物。

一个月过后，我妻子的亲戚来我家做客。他看到我，问我说“你吃了什么？气色怎么变那么好。”我跟他说：“我炼了法轮功。”他喃喃的说：“太神奇了吧。”

到了第二年，有一天妻子跟我说：“你今年春天没有去药房买喘药，而且你气喘也没有发作耶，你炼这功真的有效耶。”

大家顶着炎炎烈日，在水泥台阶上坐了六个多小时，没有随意走动，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一丝抱怨，有的只是大法弟子的平和与坚忍。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方队的学员，他们迎着似火的骄阳，没有任何遮阳的东西，就连帽子也没有。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们说：“那天并没感到怎么热，一想到师父在济南讲法时讲的扇子的事，就不热了。大家一心就想怎么做好。”

临近闭幕时，主席台上只剩下少数人观礼，其他功派的场地上更是空空如也。退场式时只剩下法轮功一支队伍，学员们依然步伐矫健的经过主席台。学员超常的表现，感动了组委会的领导，组委会将唯一的一个“精神文明奖”授予了法轮功（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举行颁奖仪式）。

闭幕式结束后，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特意到我们场地表示感谢，感谢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到最后，感谢我们对大会的支持。这也是法轮功在国内唯一一次以法轮功团体名义参加政府组织的各功派大型活动。多家媒体记者到法轮功看台前拍照、采访。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年女学员回忆说：“当时别的功派的人都很羡慕我们，说：你看人家法轮功心多么齐，那地上连一片纸也没有。”是啊，学员们把垃圾全都带走，寸纸不留。

退场时学员们互相谦让，让靠门近的学员先走，非常有秩序的退出会场。没有一人抢着先走，没有人告诉你做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你不做什么，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这是在法中修炼出的祥和、纯净和慈悲。

会后，由于散场人多车少，我们大家就步行回家。我们边走边聊，谈开幕式感受，谈修炼体会，不知不觉走了二十多里路不觉得累。那时我的感觉就是高兴，高兴得到世界上最宝贵的大法；高兴我们今天在万人面前成功的弘扬了大法。

我还清楚的记得，亚洲体育节期间大会组委会出了一本彩色特刊，封面封底全都采用法轮功集体炼功场景的图片，中间还采用了几张炼功点的学法、炼功照片。这个特刊十多块钱一



本，当时要求各功派都买，我买了十本，后来弘扬大法都送人了，一本也没留。现在看来，那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啊！

沈阳体委的领导向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汇报后，局长说：“法轮功在沈阳的发展是健康的。”市体委的领导回来后，高兴地说：我们沾了你们的光！

#### 四、风貌卓然 获媒体盛赞

亚洲体育节后，多家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中国青年报》于8月28日刊载《生命的节日》一文，报道沈阳亚洲体育节开幕式情况，全文1200余字，其中盛赞法轮功的篇幅达400余字，同时还配发两幅法轮功学员参加开幕式的压题照片。报道中讲述了法轮功学员们多种难治之症经修炼痊愈及道德回升的情况。文中写道：

“64岁的陈桂华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退休教师，她过去患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老年病。经炼功强健了身体。她的病愈吸引了50多名人，连音乐学院很有名望的老院长丁鸣，也坚持每日参加晨炼。尤其感人的是，陈教授工资600元并不富裕，却每年资助东工特困生程辉1760元，并连签了三年协议，需付出5000多元。”

现在陈桂华教授已经八十多岁了，尽管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可她依然兑现了她的约定，将程辉资助到大学毕业。现在程辉在英国定居，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和孩子。每逢节日，都会打电话来问候陈教授，陈桂华教授的故事感动了周围知情的人。

#### 五、师父连说三个“真好！”

师父虽然没有来过沈阳讲法，却一直十分关心沈阳的大法弟子，经常了解沈阳学员修炼情况。

当学员把我们在亚洲体育节开幕式上的彩色照片带到海外，师父看到照片非常高兴。看了第一张师父说：“真好！”

看了第二张说：“真好！”师父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紧接着看第三张，师父还是说：“真好！”一连说了三个“真好！”

“真好！”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包含了师父对沈阳大法弟子的多少肯定和多少期待啊！我们深知，我们的智慧源自师父，源自大法。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精進如初，学好法、实修自己，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大法的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史前誓约。

师父，沈阳大法弟子一定会在修炼这条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 台北学员：修炼给了我健康、快乐的人生

文：台湾大法弟子

我在家排行老幺，我出生时，父亲年龄已经很大了。在我记忆中，父亲身体不太好，退休后，常带我到深山野岭访道，想找高人治他的病。也遇到过很多奇人异士，学了些祛病招式，刚开始用用有点效，一段时间后就不灵。而我好像也被遗传到了他弱质的身体，打小时就有气喘和一些医生都无解的病。一个月要又吐又拉的来上一、二次。因为体弱，曾感染过伤寒，建保卡一年用掉好几十张，整个身体是黑、干、瘦，因此学业、事业也都不尽我意。

在二零零一年时，父亲去世了，我当时没有什么哀伤，却有很多的怨言，我在灵堂前说：你修了半辈子，怎么还走上了老病这条路？因为请丧假在家，无意中看到桌上的一张书签，这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的，其中一段话打动了：“法轮常转不停，他二十四小时都在帮助修炼者炼功，形成人没有时间炼功，法轮却不停的炼人，是唯一达到法炼人的功法。”

因为不了解法轮功，我当时有一个误解，想这可好了，我可以偷懒不用炼，就可以长功。于是马上上网打电话给当地辅导员，第二天就去了炼功点开始学功。因为受不了一小时的盘